



文・圖——陳俊男 Mayaw Kilang (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)

Sakizaya People Has Found Their Ethnic Identity

自分を取り戻したサキザヤ族

找回自我的撒奇萊雅族

認識到「撒奇萊雅族原本就與阿美族不同」，這早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，最明顯的差異在於語言。筆者父親家族為花蓮市撒固兒部落的撒奇萊雅族，母親則為馬佛部落（馬太鞍部落分支）的阿美族。自小聽到母親提及剛嫁來撒固兒部落時，聽不懂這裡的對話，母親家族來此拜訪時，亦於聊天時提到「這裏的話聽不懂，明明都是阿美族，為什麼說的話不一樣。筆者在撒奇萊雅語之外，也會說娜荳蘭部落的阿美語，父母親之間的講話用阿美語。因此筆者自小即浸淫於阿美語的環境裡，天經地義自認為是阿美族，至於語言不通則只是部落方言的差異，不足為奇。

心靈深處的召喚

在筆者就讀政大民族學系碩士班時，林修澈老師邀請了帝瓦伊撒韻（李來旺）校長進行民族學專題課程講座時，提到Sakizaya的部落分布，才驚覺到原來自己的父親是這群人，與阿美族語言有極大差異。筆者開始感到惶恐，「我不是阿美族人」讓筆者不知所措，原先預定論文要寫阿美族的我，經林修澈老師與帝瓦伊撒韻校長的鼓勵，尤其是他們共同說出的一句話：「若你身為這群人不進行記錄研究，恐怕這群人會消失」的刺激，開始投入撒奇萊雅族的民族誌記錄。

在筆者進入到文獻蒐集與耆老訪談時，才了解到這群人早在17世紀荷蘭到東部尋找金礦時，雙方就有所接觸。到了19世紀，為保護自己的生活領域，對外發生重大戰役，影響整個民族後續的發展。從1990年由校長為首的族人於花蓮農兵橋舉辦聯合祭祖儀式，開始以跨部落、跨領域的方式，以人群為單位，來凝聚自我的意識。近幾年來邵族、噶瑪蘭族、太魯閣族提出正名並相繼成為臺灣原住民中的一族，撒奇萊雅族也開始審思自己的民族地位。當包含筆者在內的青壯年在2003年校長去世

近幾年來邵族、噶瑪蘭族、太魯閣族提出正名並相繼成為臺灣原住民中的一族，撒奇萊雅族也開始審思自己的民族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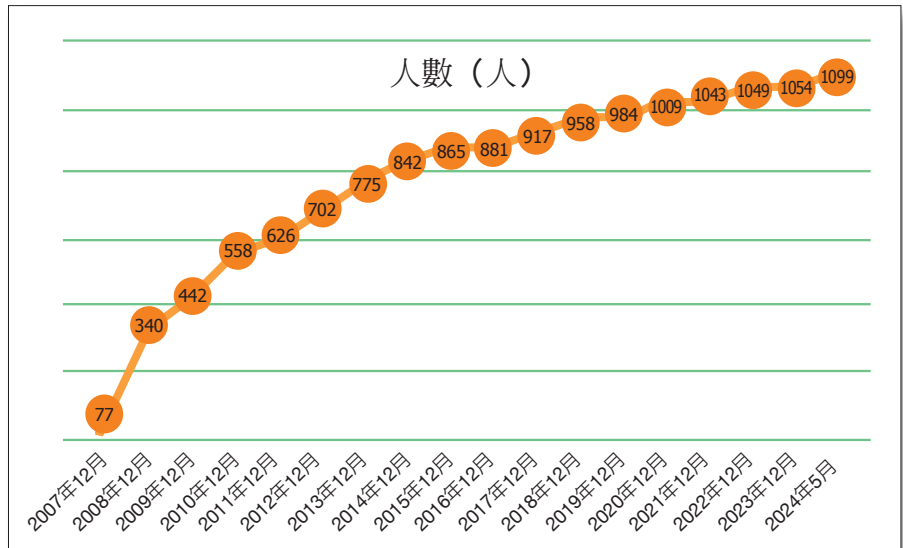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：歷年撒奇萊雅族的人口統計（資料來源：原住民族委員會）
<https://www.cip.gov.tw/zh-tw/news/data-list/812FFAB0BCD92D1A/index.html?cumid=812FFAB0BCD92D1A-2024.7.12>



文化園區之撒奇萊雅族傳統住屋重建—山牆。



撒奇萊雅族完成認定，不代表從此以後可以過著幸福美满的生活；相對的，既然已脫離了阿美族，必須以獨立的民族身分，自立自強地從事民族發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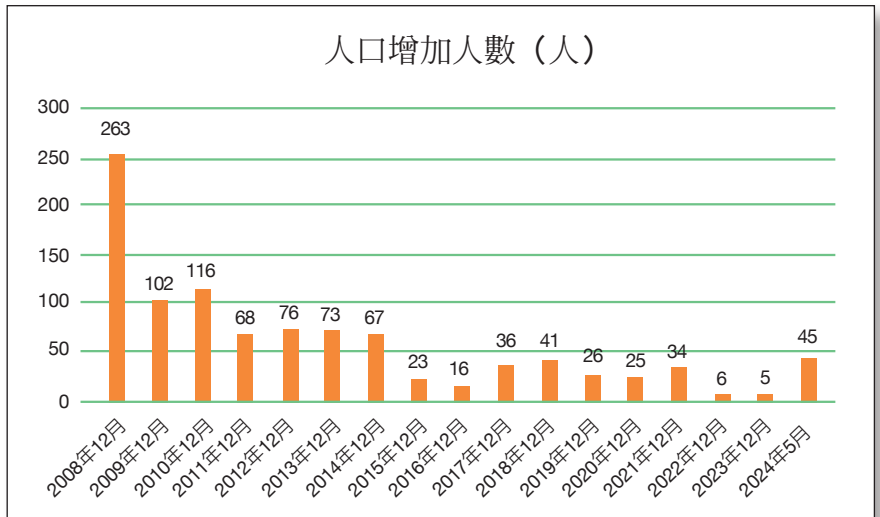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：每年撒奇萊雅族的人口增加情形（筆者自行整理）。

後，決定繼承校長遺志，開始至各部落宣揚要申請民族認定之正名運動時，每每遭遇到族人提出質疑，認為我們年輕人不懂撒奇萊雅族文化，特別是以國語或阿美語

來宣傳，卻不會撒奇萊雅語，憑什麼要正名；撒奇萊雅族長期隱身於阿美族內，又為什麼要進行認定；大家生活的好好的，要把撒奇萊雅族翻出來給大家知道，會造成困擾。因此筆者本以為族人還沒有強烈意識到要進行認定，正名運動其實是一條漫漫長路。雖然有族人提出質疑與挑戰，但也有幾位年紀較長的族人支持行動，甚至不顧年邁，在2005年正式向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認定申請時，一同長途跋涉搭車到臺北，來表達認定之意願，為的就是要告訴大家他是

Sakizaya，若不說出來，怕死後不知該如何面對祖先。

同族變異族的家人

撒奇萊雅族自2007年被行政院指定為臺灣原住民第13族，迄今已邁入第17個年頭。撒奇萊雅族認定完成，是否就意味這民族正名運動的完成呢？其實不然，正名運動時，在蒐集意願書時，願意支持撒奇萊雅族進行認定的簽署人數中，有2,565位是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（阿美族），民族認定後，本以為進行族別變更登記時，至少會有一半超過千位的族人進行登記，然2007年年底時，原民會告知只有77位登記。這樣的人數不僅讓原民會覺得花了如此大的功夫，卻不到百位族人登記，意味著之前的調查與評估是否不準確，這必須要去了解原因之所在。

有族人認為是因為登記程序過於繁瑣，且承辦之戶政單位並不熟悉此狀況，甚至有



民族認定後撒奇萊雅族與噶瑪蘭族聯合召開文化復振會議。

不願意辦理的情形，才會導致登記意願不高。筆者親自辦理的經驗顯示確有如此情形，但我們曾經與戶政單位接洽說明，並以集體辦理登記方式來節省行政程序，但成效仍不高，看樣子這不是主要原因；又有族人認為像太魯閣族屬於山地原住民，有鄉公所的協助，因此可以大量進行族籍變更登記；又或是反正有沒有族籍變更登記，只要仍擁有平地原住民身份，權利（福利）都不會有更動。不過這個理由無法說明為何同屬平地原住民的邵族，以及噶瑪蘭族沒有同樣的事情發生，看樣子有其他的造成。

根據筆者多年探究，原因在於民族意識

的強度不夠。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領地接壤，又歷經達固部灣戰役（加禮宛事件），乃造成兩族犬牙交錯的雜居，普遍通婚，又都用阿美語交談。在通婚家庭裡，當家人成為異族時，內心的衝擊不言可喻。如何增加社會大眾對撒奇萊雅族的熟悉度，以及增強撒奇萊雅族的自信心、鼓勵族人辦理族別變更登記，成為民族認定後每年重要的工作項目。經過幾屆原民會撒奇萊雅族的族群委員，以行政單位的立場積極宣傳，變更族別登記人數已有所提升，前三年每年有百人以上的人口增長，並在2020年時突破了1,000人。



原民會族群委員宣導族籍變更說明會。

民族工程的進行

當撒奇萊雅族成為臺灣原住民第13族時，社會大眾普遍會詢問的是：「什麼是撒奇萊雅族的社會文化？」特別是各級學校需要了解撒奇萊雅族的資訊，以做為課程教學教材。為了滿足這些社會大眾的需求，相關團隊單位開始進行撒奇萊雅族的傳統建築調查、文物調查、儀式歲時祭儀調查、舞蹈歌曲等調查。而原先的族語認證必須從阿美語的語系內抽離，以單獨語言地位的方式呈現，認證的要求項目與要求強度也增加不少。因為日治時期以來，對於撒奇萊雅族的研究資料，都是併入到阿美族研究裡，雖然

在文獻資料的蒐集上，可以查詢到相關內容，但基本上不是以單一民族方式呈現，與對阿美族研究資料的數量來看，則有著天壤之別差距，因此必須要建立起以獨立民族為架構的撒奇萊雅族民族誌調查，且多面向、多專業、多數量的研究成果，是認定後立即面對的工作。這部分是長期且需要多數人一同加入。撒奇萊雅族完成認定後，原民會及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等公部門的研究調查開始啟動，並投下相關經費與人力等資源，這樣的情形或多或少帶動大家的興趣，頗有成果，社會的關心與知名度也隨之提升。不過目前又開始下降，令人憂心。（相

關研究，可參閱陳俊男的〈撒奇萊雅族的民族發展與研究狀況〉刊在《民族學界》第46期，2020年）。

在撒奇萊雅語發展方面，最重要的事件是族語維基百科的推動。為了能夠活化撒奇萊雅語，讓撒奇萊雅語能適應現代事物，便加入了由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所執行的2014年「台灣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建置計畫」，當撒奇萊雅語準備要申請進入維基百科內，執行編寫內容時，發現到維基百科官方的語言分類，是引用「美國國際語言暑期學院」出版的「ISO639-3國際語種代號」，及「民族語言網」資訊標準。其乃依據日治時期之研究成果，將撒奇萊雅語列為「那荳蘭語」的變體語言。這時才發現到撒奇萊雅語無法成為維基百科的撰寫語言，這樣的情形和撒奇萊雅族已成為獨立民族的現實狀況，有非常大的落差。經過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的努力奔走，終於讓撒奇萊雅語取得獨立語言地位。其中艱辛的歷程，請參閱原教界第79期（2018年2月）以及第103期（2022年2月）。本族人也不負眾望，使撒奇萊雅語成為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最早上線的語言（2019年11月22日）。

衣帶漸寬終不悔

筆者與族人之間聊天時，經常開花蓮北部4個原住民族的玩笑：當地上有1仟元時，太魯閣族看到後會立即向前拾起就走；阿美族看到後，會趁沒人注意時優雅地撿起；噶瑪蘭族似乎沒有看到就繼續往前走；撒奇萊雅族看到後，不但撿起來，還會看看四周還有沒有1仟元。這個玩笑說明了不同民族的個性：太魯閣族因為有Gaya的觀念，凡是在其領域者，均屬太魯閣族，絕不客氣也必定全力防護其領域

所有物件；阿美族是個溫和的民族，一切講求溫文儒雅，在深思熟慮與集體取得共識後，才會做出行動；噶瑪蘭族或許是被迫遷離自己的家園，一切謹小慎微，不確定是可以得到的，絕不輕易行動；撒奇萊雅族則是因為屬於小族，既沒有自己的原住民鄉鎮，又沒有足夠的人數可以在政治領域上佔有一席之地，因此只能積極尋找可用資源，有什麼資源拿什麼資源，還會再看看還有沒有其他資源可利用。撒奇萊雅族完成認定，不代表從此以後可以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；相對的，既然已脫離了阿美族，必須以獨立的民族身分，自立自強地從事民族發展。因此撒奇萊雅族的民族正名運動，必須要轉型成文化復振的路線，延續民族的生命力。

當有人質疑「撒奇萊雅族原本就註記有原住民身分，個人權利並不受損，為何還需要正名？」我的回答是：「在情感上，撒奇萊雅族本是具有民族的條件，既然要分族，就要大聲告訴他人，我是撒奇萊雅族。就集體權來看，當撒奇萊雅族仍屬阿美族的分支，其民族特性如語言，就會被淹沒、加速民族消亡」。◆



陳俊男

Mayaw Kilang

花蓮縣花蓮市國福里撒固兒部落人，撒奇萊雅族。1971年生。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。現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，曾任中研院史語所約用助理。目前致力於研究館藏考古出土文物與南島文化之關係。